

病入膏肓、二豎為虐

我們這一班

關於金芳

公佈欄

生活寫真

親師交流道

生命教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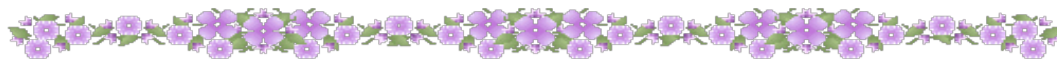
學生的詩

電腦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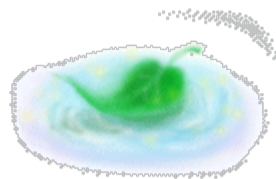
精神食糧

佛乘大法

靜思書坊 > 關於金芳 > 文學瑰寶 > 左傳 > 病入膏肓、二豎為虐



黃泉相見 | 大義滅親 | 人盡可夫 | 一鼓作氣 | 東道主人 | 墨經從戎 | 食指大動 | 結草以報 | 病入膏肓、二豎為虐



一、原文：

春秋經文：

丙午，晉侯獯卒。

左傳：

晉侯夢大厲，被髮及地，搏膺而踊，曰：「殺余孫，不義。余得請於帝矣！」壞大門及寢門而入。公懼，入于室。又壞戶。公覺，召桑田巫。巫言如夢。公曰：「何如？」曰：「不食新矣。」公疾病，求醫于秦。秦伯使醫緩為之。未至，公夢疾為二豎子，曰：「彼，良醫也，懼傷我，焉逃之？」其一曰：「居肓之上，膏之下，若我何？」醫至，曰：「疾不可為也，在肓之上，膏之下，攻之不可，達之不及，藥不至焉，不可為也。」公曰：「良醫也。」厚為之禮而歸之。六月丙午，晉侯欲麥，使甸人獻麥，饋人為之。召桑田巫，示而殺之。將食，張，如廁，陷而卒。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，及日中，負晉侯出諸廁，遂以為殉。

此經公羊傳、穀梁傳無傳

二、內容大要

晉侯因錯殺了人，在夜半夢見一個長髮披散的大鬼說要來報復，請了巫人來，他說吃不到新收的麥子了。晉侯病重，再請秦醫來治病，醫生還沒到達，晉侯又夢見二個小孩討論說要逃到肓之上、膏之下。秦醫到達也說已經病入膏肓無法挽救了。六月初，晉侯想吃麥子，召見巫人，把煮好的新麥給他看要殺了他。將要進食，晉侯肚子發脹，上廁所時跌進廁所死去。有一宦官早晨夢見背著晉侯登天，後來大家一致認為把他作為殉葬。

三、寫作技巧

呂祖謙稱：「左氏之所謂夢，出於所因所想之外蓋無幾，其餘未有不局於區區念慮之間者也。」《周禮·春官》可見古人重夢，故左氏載而傳之，以為實錄。因疾病而夢，其他如晉景夢大厲，被髮及地搏膺而踊、又夢疾為二豎子，居肓之上膏之下、晉平夢黃熊入于寢門。《左傳》記夢，多有預報幾兆之用：晉文公之夢、魏顆之夢...指示戰爭之成敗；鄭人之夢、趙宣子之夢...則兆家國之災祥；夢見於幾先，事落於兆後，類搜神志怪，近荒唐無稽，然又不失「預言」之作用，這也是《左傳》所以引人入勝之處。

另外也有用到「藉口」此文學技巧，托神怪之辭，以深雪趙同趙括之冤。所謂藉口者，又名托辭，宛轉假托虛設矯飾之命意法。此技巧省字約文，事溢句外；文如闕略，語實周瞻，期能由晦之顯，流露意義於無窮，此亦左氏「推見至隱」之衣，曲傳幾微之法。

本篇的經營佈局，大抵以類敘「夢」字為章法：晉侯因心生愧疚而還大厲，因夢大厲而生疾病，又因生病而夢二豎；其間則插敘巫、醫、小臣三人：前者巫言如夢，中則醫言如夢，末則小臣失言亦應夢兆。這種類敘之法，在《左傳》中不少，大致以類相從，連敘數事，事有賓主，筆有輕重；如此，立格方有剪裁，筆墨始成片段。文章如神龍騰霧，首尾都無定處，可以盡活潑變化之觀。

本文略輕詳重，如凡三寫夢兆，卻以中間夢疾為二豎子、秦醫緩言疾如夢為主，所以重筆詳寫；前面夢大厲是引筆，後面小臣夢負公以登天是帶筆，而巫言如夢，則是零星筆，都用輕筆略寫。敘事描寫擇精語詳，所以蓄養文勢，妙在精彩；若輕描淡寫，則所以竭盡情韻，妙在蘊藉。這種輕重筆法，跟賓主詳略大小的設計最有關係：醫言如夢，巫言小臣這也都是應夢兆，而前者詳敘，後者略寫！這是因前者是主文，後者是賓筆，因此輕重詳略不同如是！

因複筆見文趣，也是《左傳》的常法之一。如本文秦醫論疾之言與夢中二豎子之言若合符節，然一詳一略，一精緊一淡潔，文句變而事義不變；如此行文，方見錯綜盡致，文波流動。而《左傳》寫晉景公之必死，以三語：一則曰：「不食新矣！」再則曰：「疾不可為也！」三則曰：「不可為也！」《左傳》分別藉巫者醫者二豎之言，以見其病已入膏肓，不可救療；而筆筆換，句句換，故雖同述一事而無板拙之弊，這是善用複筆的奇效。由於複筆的類句作用，自然也強化了篇章間結構的縝密性，呼應聯絡圓緊而有致，往往能悚動讀者的視聽。

本篇在段落間的呼應，除靠類敘及複筆表現外，尤賴首尾關注照射見姿態。如本篇旨在寫晉侯之卒，於是夢大厲言「請於帝」，已兆死讖；桑田巫言「不食新」，已斷死時；二豎言「居膏上膏下」，則預言死症，知已不可救療；醫緩言「疾不可為也」，無異宣告死亡。果然將食腹脹，腹脹如廁陷廁而死。全文脈注綺交於一「死」字，處處有迴龍顧主之勢，故圓整密栗如此。

四、三傳比較

無

五、讀後心得

晉景公夢見大厲一段，描寫十分逼真，令人有身臨其境之感。「被髮及地，搏膺而踊」八字，形容這厲鬼的模樣是：碩大無朋、披頭散髮、髮長及地；摹繪厲鬼的動作是：搥胸頓足、怒氣怫怫；壞宮門、壞寢門、又壞內室門戶。寫得怒容可掬，咄咄逼人，已設計出一個迷離恍惚、荒誕不經、陰風颯起的幻境，足令我們讀者毛髮悚然，驚愕惶駭。何況是晉景公作了虧心事，冤殺趙同趙括，夢大厲索命，自然心虛驚懼，懼而生病。如此十幾數字，就已寫盡鬼怪；情節的鋪敘與戲劇張力的呈現，均使讀者為之捏一把冷汗。

感覺左丘明寫文章有一特色，即是每以舉動容止，決定人之吉凶禍福；換言之，常依道德之因果關係，作為吉凶禍福成敗興廢判斷的準據。《左傳》中遇有邪惡之人與事，往往驅遺妄神怪以驚之弄之，這也許就是史書「懲惡勸善」的資鑑精神吧。《左傳》喜談神怪，要皆有其經世的理想，像本篇中的晉景公，懼大厲，夢二豎，以至於陷廁而死，固然是史家藉妖妄對惡人的嘲弄，以達到他誅奸罰惡的目的；同時更是以惡人自身行為之因果關係，證明善惡所得的歷史必然審判。左氏談禮教道德行為的因果報應，自然較《春秋經》、《公羊傳》及《穀梁傳》的空言判斷深刻具體、警醒有力，這也是由宗教迷信通往人文理性史觀的轉捩處。

[我們這一班](#) | [關於金芳](#) | [公佈欄](#) | [生活寫真](#) | [親師交流道](#) | [生命教育](#) | [學生的詩](#) | [電腦課](#) | [精神食糧](#) | [佛乘大法](#)

著作權(c)恬恬的窩。保留所有權利。
etian0916@tp.edu.tw